

王小盾著

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 ——关于四神的起源及其体系形成

【下】

●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小盾 著

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

——关于四神的起源及其体系形成

【下】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关于四神的起源及其体系

形成/王小盾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08—07620—4

I. 中... II. 王... III. 神—信仰—研究—中国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6925 号

责任编辑 罗 湘

封面装帧 姜 明

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

——关于四神的起源及其体系形成

王小盾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66.25 插页 11 字数 1,068,000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978—7—208—07620—4/K · 1414

(全二册)定价 110.00 元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汉藏语诸民族文化的古远联系	31
第一节 高原人和平原人的共同祖先	33
第二节 关于藏族文化的起源	40
一、讨论藏族文化起源问题的背景和方法	40
二、认识藏族文化起源问题的三个起点	44
三、关于藏文化个性的确立及其条件	61
第三节 汉藏语猴祖神话的谱系	68
一、关于“谱系”	68
二、汉藏语民族的猴祖神话	69
三、对汉藏语猴祖神话的两种分类	78
四、从语言学角度看汉藏语猴祖神话的谱系	87
五、结论	95
附录：猴祖神话的资料来源	98
第二章 四神体系的宇宙论涵义	101
第一节 四神崇拜及其主要内涵	101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两个宇宙论系统	107
一、关于神圣数字	107
二、神圣数字“四”及其早期理论	110
三、追溯：太阳祭典和十二支的来源	122
四、从“五官”看五行的起源	130
五、夏代的“五行”和“九歌”	141
六、殷商时代的“五帝”、“五火”和“五星”	144
七、结论和余论	164
第三节 从出土文物看四神体系的存在和发展	177
一、汉代的四神文物	177
二、魏晋以后的四神文物	191

第三章 图腾时代的四神	206
第一节 关于图腾	206
一、图腾的本质及其在中国的主要表现	207
二、图腾和其他相邻事物的关联与区别	214
三、图腾文化的阶段性变化	227
第二节 图腾时代的蛇崇拜	236
一、以蛇为图腾的古代民族	237
二、蛇图腾的遗存形式	250
第三节 龟图腾和龟崇拜	256
一、新石器时代的龟崇拜	257
二、龟卜和殷周时期的龟崇拜	263
第四节 鸟图腾和鸟崇拜	275
一、新石器时代鸟纹饰的类型和涵义	278
二、玄鸟和鸷鸟：东方短尾鸟崇拜	288
三、三羽和九尾：西方长尾鸟崇拜	301
第五节 虎图腾和虎崇拜	311
一、藏缅语民族的虎图腾	313
二、虎图腾遗俗及其文物遗存	328
三、虎噬人图像的涵义	351
第四章 商周时期的凤鸟符号	374
第一节 戴干、戴辛与戴鷫	374
一、从帝喾“高辛氏”谈起	374
二、关于“戴辛”	381
三、戴蛇、戴天、戴角、戴胜和戴皇	385
第二节 四方风和纪于鸟	416
一、从历法角度看四方风	416
二、春秋二分制和鸟崇拜的关系	422
三、四方风神的基本性格	432
第三节 从鸟崇拜推测商王庙号的内涵	435
一、商先公的祀统及其形成过程	436
二、天干和商民族的历法	447
三、关于商王庙号内涵和商代王位传承规则的推测	469
四、商王庙号补说：“高宗彤日”及其他	481

五、结论	492
第四节 灌礼及其彝器的来源	495
一、问题和背景	495
二、鸡彝、斝彝和夏商时代的灌礼	498
三、鸡彝和斝彝的文化内涵	502
四、囗崇拜和将军崖岩画	506
五、史前文化交流和灌器制度的形成	512
六、灌器和夏王世系：夏商鸟崇拜的联系与区别	521
七、从短尾鸟到长尾鸟：商周鸟崇拜的异同	529
第五章 太阳和生命：古代四神神话的主题	541
第一节 上古神话中所见的龟崇拜	542
一、鶡龟曳衔：龟和夜间的太阳	542
二、黑水：龟和不死的生命	558
三、昆仑：龟的地神性格的发展	565
四、蓬莱及其与坟丘的关联	574
五、结论	581
第二节 蛇在上古神话中的主要性格	583
一、伏羲和女娲：蛇为生殖之神	583
二、神君和虹霓：蛇为雨神和旱神	600
三、蚩尤和烛龙：蛇为祟神和冥神	612
第三节 上古神话和艺术中的凤鸟主题	619
一、羿射十日	619
二、羽人和人面鸟	631
三、阳禽和引魂鸟	645
四、楚地的凤鸟	661
第六章 龙和凤的起源	677
第一节 龙的实质和龙神话的起源	677
一、龙神话起源时代的中国思维	679
二、同龙有关的生物学知识	681
三、龙和胚胎	684
四、结论	689
第二节 龙出现的背景：上古时代的胚胎观	691
一、上古人对胚胎的观察和记录	693

二、古文字中蕴藏的“胚”“胎”理论	699
第三节 卵生神话和龙	708
一、宇宙卵生神话	708
二、人群卵生神话	712
三、卵的象征意义	721
四、感生神话和高媒	726
第四节 空腔崇拜和龙	736
一、关于空腔崇拜	737
二、从仪式角度看洪水神话和其中的空腔体	748
三、作为仪式符号的龙	768
四、龙和洪水神话的原型	784
第五节 凤凰的诞生	791
一、帝喾和帝俊	792
二、凤凰的产生过程	800
第七章 四神体系的形成	805
第一节 玄武及其由来	805
一、玄牝和玄冥：龟蛇合体的思想基础	805
二、禹彊和修熙：龟蛇合体的早期迹象	817
三、玄枵和天鼋：龟蛇合体与颛顼民族	826
四、玄武：中国生命崇拜的两大主题	837
第二节 朱雀的产生	844
一、南宫朱鸟	844
二、火把节和星回节	853
三、从“星鸟”到朱雀	869
第三节 动物符号的二元组合	874
一、关于河南濮阳西水坡的蚌塑龙虎图	875
二、动物符号二元组合的一般涵义和基本手段	887
三、动物符号二元组合的特殊涵义	891
第四节 从“四星”到“四神”	902
一、四星：东方民族的星空观念	903
二、四鸟：东方民族的历法形象	909
三、关于四兽中的熊和麒麟	920
四、结论	932

第八章 余论	944
第一节 火历论衡	944
一、导言：中国早期历法的几种类型	945
二、本论：火历资料辩证	949
三、结语：关于上古历法研究的方法	976
第二节 龙信仰在朝鲜半岛的流传	979
一、从中国的龙信仰谈起	979
二、朝鲜半岛龙信仰的起源	981
三、佛教影响下的朝鲜半岛龙信仰	986
四、龙信仰在高丽、朝鲜时代的发展	992
五、龙信仰在朝鲜半岛的遗存	999
附录：韩国各地的祈雨祭	1008
主题词索引	1013
后记	1046

第五章 太阳和生命：古代四神神话的主题

对于远古人类来说，生命是他们最本能的关注。这种关注起始于更早的进化阶段，事实上构成一切欲望和信仰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神话都是关于生命的叙说。其间差别只在于叙说的方式不同，它所借用的符号手段因此也略不相同。

但从相同一面看，关于生命，最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对太阳的敬畏。无论生活在何处，人类总是会把太阳当作生命的象征——准确地说，作为生命的刚性的象征。这一方面因为太阳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资源的来源，既决定了环绕人群的气候条件，也决定了作为人类食物的动植物的生殖条件；另一方面也因为太阳是量度生命的坐标系。地球围绕太阳运行，引出了太阳年、恒星年和“日”、“夕”等概念，使太阳成为量度时间的标准；最基本的太阳视运动是朝升夕下，这又引出了东、西、南、北等概念，使太阳成为空间的标准。显而易见，古人会有这样一种认识：一切生命活动都是在太阳的控制之下进行的；因太阳而产生的时间和空间，是生命的直接尺度。

以上这个道理是很浅显的，浅显到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遗忘它。表现在神话研究中，这有三个误区：一是孤立地讨论太阳神和太阳神话，而忽视太阳信仰的知识基础；二是简单使用“太阳图腾”概念，而忽视太阳崇拜超氏族的特质，或者说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特质；三是忽视了太阳崇拜同生命崇拜的关联，



图 5-01 关于生命和太阳的图案

这是流传在陕西延安地区的农民剪纸。它用了很多符号来表达生命喜悦。包括：十二个太阳，十二个月亮，射日的英雄，花朵，果实，蝴蝶，鸡、牛、犬等禽畜。

未能准确理解由这两者的相互结合而产生的各种符号。(图 5-01)

有鉴于此,本书拟就太阳、生命这两个主题对于神话研究的普遍意义,及其在四神神话中的特殊表现,作一专门讨论。

第一节 上古神话中所见的龟崇拜

中国上古神话多半是在东周至西汉之间记录下来的。这些文献的时代,大致和前述关于龟崇拜的考古资料的时代相互衔接。但由于这些神话长期在口头流传,故其内容反映了比记录之时更早的宗教观念和社会结构。其中的龟神话,主要围绕冥间世界、太阳运行、生命的终结和永存等主题而展开,亦往往与考古资料所揭示的龟崇拜的内涵彼此吻合。因此,这些神话可以看作对前述几种龟灵观念的补充和印证。

一、鵣龟曳衔: 龟和夜间的太阳

太阳是同人类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天体。万物的衰荣、寒暑的递嬗、日夜的交替,无不关联于太阳的升降。太阳崇拜在世界各民族都结晶出了丰富多样的神话。在中国上古时代,流传最广泛的是关于太阳运行的神话。其中有四个常见的母题:

(一) 日月出于东海之上,浴于汤谷,入于西北大荒之中。^① 日落之处称作“虞渊之汜”。一说日落于“崦嵫”,崦嵫之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渊。^②

(二) 太阳居住在神树之上,“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③ 一说东方日出之处的神树名叫“扶桑”,西方日落之处的神树名叫“若木”(图 5-02)。^④

(三) 太阳为羲和所生。羲和浴日于甘渊,主日月之出入。^⑤

^① 《山海经·大荒东经》、《海外东经》、《大荒西经》。

^② 《淮南子·天文》,《楚辞·离骚》王逸注。

^③ 《山海经·海外东经》。

^④ 《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北经》、《海内经》,《淮南子·天文》、《坠形》。

^⑤ 《山海经·大荒南经》及郭璞注引《归藏·启筮》。

(四) 太阳“载于乌”，从东方飞到西方。^① 所以说日中有“踶鸟”或“三足乌”^②。太阳像鸟一样西落、解羽，其降落处故又称“羽渊”；北方积冰之处，因此也有一个“委羽之山”。^③

但是，从日落到日出，隔着一个漫长的黑夜。太阳是怎样度过这个黑夜又怎样回到东方来的呢？古代文献对此未作明示。不过据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同龟和鸱鸺这两种动物有关的了。

鸱鸺（图 3-41）也就是猫头鹰，包括现代动物学归入鸱鸺科的若干种鸟。简称“鸺”或“鸺”，其名又写作“鸺鹠”、“鸺枭”或“鸺鸺”。它是古人心目中的猛禽，所以古有“鸺目虎吻”、“鸺视狼顾”的比喻。此鸟的羽毛多为暗褐色和黑褐色，在夜间活动，所以《尔雅·释鸟》称之为“牣鸟”，意为梦之鸟或夜之鸟。此鸟白天休息时，尾常下垂，与两足落在同一平面上，所以古人又有“鸺蹲”的说法。古代神话曾对它做过描写，例如《山海经·西山经》说：“三危之山……有鸟焉，一首而三身，其状如鶠，其名曰鸺。”又说：“鼓亦化为駃鸟，其状如鸺。”

关于三危之山，古有多种说法，皆指其位置在中国西隅^④。由此可见，鸺鸺曾被古人看作西方之鸟。“駃”、“踶”、“蹲”三字古音相同，曾相互借用。如《史记·货殖列传》“沃野下有蹲鸺”集解引徐广说：“古蹲字作踶。”因此，“駃鸟”也就是“蹲鸺”。“一首而三身”则指的是鸺蹲时的形象，即古之所谓“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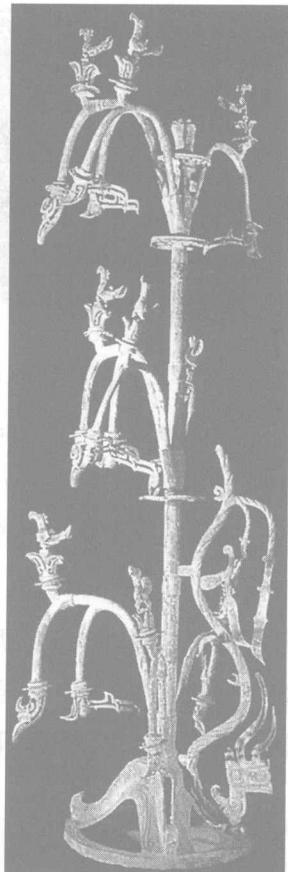


图 5-02 三星堆的太阳神树

这棵神树用青铜制成，通高 384 厘米。其底座呈穹隆形，代表大地，故上有山状图案。树身分三层，每层三条枝条。枝条上有鸟，有果实。全树共有 9 只鸟、27 颗果实。根据古代的十日神话，这其实是“居下枝”的九日，另一日已升上了天空。如果说若木是扶桑的影子，那么，这棵树也就是传说中的扶桑或若木。

^① 《山海经·大荒东经》。

^② 《淮南子·精神》，《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

^③ 《淮南子·坠形》。

^④ 王鸣盛：《蛾术篇·说地》，商务印书馆 1958 年排印本卷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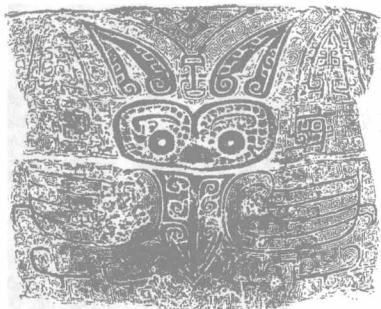


图 5-03 商代青铜器上的鸱鸺纹

这幅图见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徙斝”。原器于1968年出土于河南省温县小南张墓葬，因器腹内所刻“徙”字铭文而得名。斝是三足两柱型酒器。徙斝在每两足之间，均饰有一个鸱首，其周身饰有代表太阳的涡纹、代表天空的云雷纹以及代表时令的蝉纹。

足”。这进一步证明，鸱鸺也就是所谓“跋鸟”或“三足鸟”。鸱鸺是曾经备受尊崇的一种神鸟，在殷商时代的墓葬中频见此物。出土鸱鸺一般都作三足鼎立的姿态，饰有云纹、雷纹、圆涡形龙纹甚至龟纹，可见它是同天空和乌龟具有相关性的一种神鸟（图 5-03，参见图 3-58）。种种迹象表明：鸱鸺之所以被殷商人看重，正如龟之所以被殷商人看重一样，乃因为它代表了这一民族的图腾或祖先，是太阳神鸟。



图 5-04 红山文化玉鸮



图 5-04B 殷墟玉鸮

关于上述判断，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即商民族正是崇拜太阳、以玄鸟为图腾的民族。“玄鸟生商”的神话，就其内涵看，也可以称作“太阳生商”的神话，因为其中的鸟崇拜是同太阳崇拜合一的。^① 这种太阳和玄鸟的同一性，还可以在和商民族有过族源关系的北方民族的语言资料中找到证明。例如赫哲人的先世名号“纳特—基”，就是日和鸟的复合语词，其涵义同于“阳鸟”。^② 因此，殷墟所出的大批鸱鸺文物（图 3-58），可以看作太阳崇拜或图腾崇拜的产物。另外，根据考古资料，商民族的文化有两支主要来源，一是北方的红山文

^① 参见胡厚宣：《楚民族源流考》，载《史学论丛》第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34年编印。

^② 赵振才：《从民族名称看赫哲族的起源》，载《求是学刊》1980年第1期。

化，二是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鸮（图 5-04）和殷墟玉鸮（图 5-04B）在形态上的一致性，可以使我们把这种鸮形器物理解为图腾符号。而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所出的鸟纹玉锛和玉圭，其上纹饰特别强调了鸟的鸱目（图 5-05）；比照殷墟鸮尊上的圆涡纹和马家窑文化中的鸟目纹（这两种纹饰均象征太阳和火，见图 5-06），我们可以把龙山文化以至殷墟的鸱鸺形象，理解为图腾崇拜和太阳崇拜的合一。显而易见，在殷墟时期，这种鸱鸺崇拜达到非常隆盛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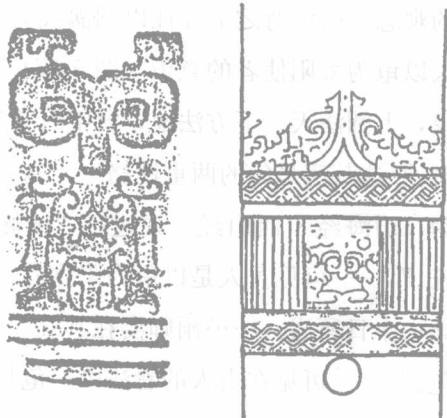


图 5-05 龙山文化遗址的鸟纹玉锛



图 5-06 马家窑文化鸟目纹和殷墟鸮尊圆涡纹

不过，自西周以后，鸱鸺的地位就不断下降了。不光在祭祀重器中，我们见不到鸱鸺的形象；而且在文献中，鸱鸺也不得不改变形象而以三足鸟的面目出现，并被看作恶的象征。比如《诗经·豳风·鸱鸺》以鸱鸺为恶鸟。又《史记·封禅书》记管仲语云：“今凤鸟、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鸺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楚辞·九叹·忧苦》“葛藟蘋与桂树兮，鸱鸺集于木兰”王逸注：“鸱鸺……贪鸟也。”——这些情况进一步证明：鸱鸺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性的宗教符号。其地位的升降，乃反映了商、周两民族图腾观念的嬗替。

龟和太阳相联系的观念大约也发生在商民族之中。近年来出土的龟图像器物，主要就是商代的器物。其上的龟纹往往和鱼纹同铸于一器，隐含了龟为水物

的观念；而龟背之上往往以圆涡纹为主体，兼饰雷纹和日纹，则明显表现了当时人以龟为太阳使者的意识（图 5-07）。《初学记》卷三十引《礼统》说：“神龟之象，上圆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盘法丘山，玄文交错以成列宿，五光昭若玄锦文。”这其实是龟的两重性格——作为日神的性格和作为地神的性格的反映。因为《山海经·西山经》说过：“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阳多龟，其阴多玉。”——可见古人是以龟为阳物的。又《山海经·海外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雨师妾在其北。……一曰在十日北，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龟。”——可见在古人的看法中，龟是居于日出之处（汤谷）和日落之处（崦嵫）的。龟具有日神和水神的身份，所以它成了雨师神力的象征。



图 5-07 商代青铜器上的龟纹

左一图采自《文物》1977年第11期《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一文。龟背纹饰以圆涡纹为主体，周围环绕连珠纹。此圆涡纹是太阳的象征。

左二图采自《考古》1980年第1期《陕北清涧、米脂、佳县出土古代铜器》一文。龟背上有一个圆涡纹和十三个太阳纹。这些太阳纹代表龟背上的十三块龟版。

左三图采自《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清涧县又出土商代青铜器》一文。龟背上有一个圆涡纹和十个太阳纹。这些太阳纹是“十日”的象征。

左四图见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图上以圆涡纹为主体，环绕云雷纹。

左五图为兽面纹罍颈部的纹饰。原器出土于河南郑州白家庄。图上龟背亦以圆涡纹为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左方前四图均为铜盘上的纹饰。铜盘的内壁或外壁皆铸有鱼纹。这意味着，古人认为龟和太阳是在水中运行的。左四图龟背中央有一串脊棱纹，代表脊椎。前文说到：这是“龙”的象征。左一图所在铜盘的左右方各有一个鸟形柱，鸟首相背，柱上又有一些圆涡纹。这些鸟形柱及其圆涡纹，代表的是龟背上的太阳。

但鶠、龟同太阳的关系，却是颇有微妙之处的。它们并不是一般的太阳之神。作为日中的三足鸟，鶠曾被想象成食日的怪鸟。关于“食日者，三足鸟也”^① 的传说，同关于“蟾蜍，月中虾蟆，食月”^② 的传说一样，表明在古人的

^① 宋梅尧臣《日蚀诗》注。

^② 《淮南子·说林》高诱注。

观念中，侵害日月的能力也是日月之神神力的一部分。这种情况自然是和古人的天文学知识相关的，但除此之外，它也应当缘于鵠鵠的黑色特征和夜神特征。这两种特征正好也是龟的特征。这样一来，鵠和龟便扮演了一种特殊的太阳神的角色，即作为太阳使者的角色。它们主要联系于夜间的太阳。它们所承担的是在黑夜之中将太阳自西方（或北方）运往东方的任务。它们代表了阴和阳的交通、死和生的交通、短暂和永恒的交通。它们既是太阳死亡的象征，又是太阳复生的象征。大量的古代图画生动地描写了鵠和龟的上述性格。

（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的鵠和龟

1972 年至 1974 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连续发掘了三座汉墓，在国内外引起广泛注意。有关研究论文曾辑成《马王堆汉墓研究》一书。其中讨论得最多的是图 3-29 所示的一幅帛画。

这幅画分上、中、下三部分，描写冥间世界的三重景观。上部是冥间世界的天神居住地，由盘坐在蟠蛇之上的烛龙掌管（图 5-08）；中部是冥间世界的祖先居住地，由鵠鵠统治；下部是冥间世界的水地，主宰它的是顶托大地的禹彊。《山海经·海外北经》和《大荒北经》说过：烛龙又名烛阴，是“烛照九阴”的“钟山之神”，其形“人面蛇身赤色”，“视为昼，瞑为夜，呼为冬，吹为夏”。此二篇和《庄子·大宗师》释文引《大荒经》又说：禹彊又名玄冥，是北海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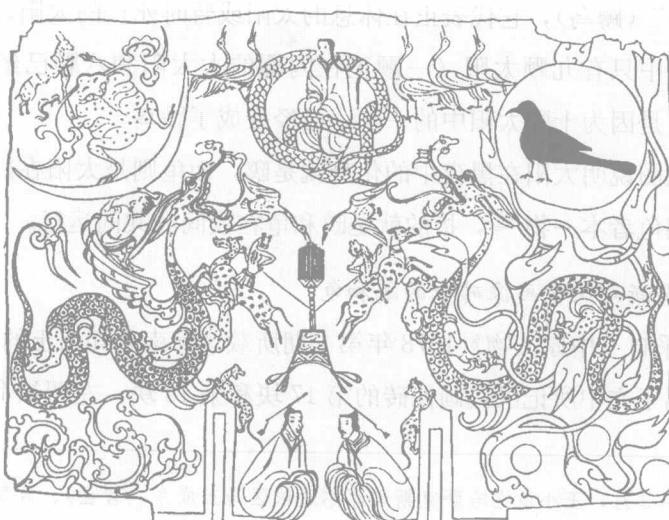


图 5-08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上部

使灵龟，践两蛇。这些记载，使我们能够十分有把握地确认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烛龙和禹彊两个形象。只不过帛画按照“北冥有鱼”一类传说，把禹彊所践的两蛇改成了两条鲸鱼。

关于烛龙、禹彊以及帛画中众多细节的文化涵义，兹且按下不表。我们现在考察一下出现在此画中部和下部的鵠和龟。帛画中部（图 5-09）的鵠鵠，如前所述，乃标志了一个黑夜和梦的王国。鵠鵠之上是一具华盖，华盖之上栖有双凤。凤凰和鵠鵠的对比，划分出明和晦的分界。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反复提到凤凰和鵠鵠的这一对比。例如《荀子·赋篇》说：“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螭龙为偃蜓，鵠鵠为凤凰。”贾谊《吊屈原赋》说：“鸾凤伏蹿兮，鵠鵠翱翔。”19世纪自陕西、甘肃迁居中亚的东干人亦有谚云：“下了架的凤凰，不抵刺叫子（猫头鹰）呢。”“你咋么俊的凤凰也罢，你打刺叫子窝里出来哩。”^① 当人们分别把鵠鵠和凤凰看作恶和善的象征、丑和美的象征以及卑贱和高贵的象征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的看法原来产生于鵠鵠代表黑暗、凤凰代表光明的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帛画下部（图 5-10）：鵠站在龟背上，由龟载负着爬行。这是反映一组连续运动的两幅鵠龟曳衔图——左边一龟在黑水中悬浮，它已经接受了一颗降落的太阳，正要转移到右边；而右边一龟则代表它的后续动作：此龟即将爬上水世界的地面，开始向着东方光明世界的漫长旅行。龟背上的鵠鵠，这时应当称作“蹠鸟”（蹲鸟），它代表正在休息的太阳或暂时死亡的太阳。为什么在帛画的冥间天空中只有九颗太阳（一颗正在闪耀的大太阳和八颗已经缩小的小太阳）呢？这正是因为十颗太阳中的一颗，已经变成了蹠鸟。

总之，此图说明太阳在黑夜中的化身就是鵠，而龟则是太阳在黑夜的东行之舟。所谓“鵠龟者本一物”^②，指的就是鵠和龟在夜间的共同运行。

（二）河南新郑汉代画像砖中的鵠和龟

图 5-11 采自《中原文物》1978 年第 1 期所载《河南新郑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一文。分别属于文中所记汉代画像砖的第 17 块和第 18 块。左图被命名为《鸠鸟

^① 1997 年 3 月，王小盾在哈萨克斯坦库尔达依区马三成乡（营盘）、吉尔吉斯斯坦坎特区米粮川乡采集。

^② 见《天问纂义》，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88 页。